# 政治联姻

1936年底，在日本东京嵯峨实胜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本庄繁，他是陆军大将也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本庄繁能去拜访的人家自然也不是寻常人家。嵯峨家因为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功劳，被授予了侯爵爵位，与日本皇室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即使这样，面对本庄繁的到来，仍旧毕恭毕敬，在当时的日本，军界和政府间关系复杂，而军界格外强势。

本庄阁下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本庄繁回答：我们军部开了个会儿。

嵯峨家一听，很紧张，军部开会，八成是有什么军事指示。

本庄繁接着说：会议决定，把嵯峨家的浩小姐许给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为妻。你们准备准备吧。话说完，扭头就走了。

嵯峨家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也很气愤，军部他们开个会，把我家的人嫁了？这开的是什么会，你们怎么不把自己嫁了呢？结婚不问父母，不问个人，你们说定就定了？

嵯峨家上上下下吵翻了，有的说不行，怎么着都不行；有的说本庄繁来说媒，直接拒绝不给面子，惹不起人家呀，要不见见面再拒了，委婉些；有的说见面再拒了更得罪人；吵来吵去，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答应见一面再说。

本庄繁为什么知道浩小姐呢？经常相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是吧，谁还没个属喇叭的妈呀，嵯峨浩今年23岁了，正是考虑婚配的年龄，人家自己对这个事不怎么上心，天天琢磨着画画，一身的油彩，以后准备当画家，家里边张罗，有时候给浩拿照片挑，浩总是连连拒绝，推辞说还早呢。可是她妈不觉的早，把浩的照片往外给，给人家的时候还请人家多多流转，多多留意。嵯峨浩大家闺秀，温柔甜美，出生高贵，那照片都传到法国了，正好就让本庄繁看上了。

而另一方，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又有什么来头呢，怎么轮得到本庄繁出面介绍呢。一旦说到溥杰，就一定离不开他的哥哥，溥仪，溥仪溥杰兄弟俩年纪只差1岁，为什么这门亲事不直接说给皇帝溥仪，非得转折一下嫁给弟弟呢？

这个问题，是个常识问题哈，家里嫁给哥哥还是弟弟，不是按岁数大小排，而是看什么，看谁结没结婚。哥哥结了吗？结了，弟弟呢，也结了。啊？都结了，那既然都结婚了，这事儿就算纳妾了呗，纳妾有纳妾的规矩，凭什么不纳给皇帝的哥哥？唉，这里还是个常识问题，也得看谁愿意娶。哥哥愿意吗，不愿意，弟弟呢，也不愿意。这说啥呢，其实讲到这里，应该可以明白，这桩媒，不简单。日本军方要替一个中国人强行说媒，

我们得从头捋一捋，从哪个头呢，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

我们今天评价辛亥革命，说他只是成功推翻了清王朝，让一个皇帝下了台，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也失败在革命后，中国进入了政治动荡和军阀混战的时代，没有建立统一的共和国。并且，维持了清朝皇室的的优待条件，革命不彻底。

其实呢，这个评价还是有点上价值了，所谓的赶下了台的皇帝，上台的时候刚刚3岁，下台的时候，刚刚6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也就是我们俗知的末代皇帝溥仪，推翻了清王朝实际上就是抬起放下了个小朋友。并且，所谓的优待条件，重点的3条，1.每年给清朝王室400万两白银；2.允许居住在紫禁城，择日迁往颐和园；3.保护清皇室私有财产。这3点一个没做到。

清皇室没有兵权了，没有兵权的皇帝就是没有牙的老虎，而退了位的皇帝，就是只hello Kitty。优待条件中的第1条，说是每年拨银子补贴，可实际上是一年都没给过，问就是没钱，你自己想办法，皇室说自己想办法就自己想办法，于是开始从宫中往外倒腾东西卖，别人问起来，就说是皇帝的私人物品，民国政府说你不能往外卖宫中的宝物，那是国家的，这时候就得问一下了，这儿有两根金条放在这里，你告诉我，哪根是皇帝的，哪根是国家的？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民国政府说，哪根是皇帝的他不懂，但是哪根是国家的他能告诉你，你卖的那根就是国家的。

皇室说那也行，不让我卖，那我借还不行吗？跟谁借啊，于是向银行借款，问银行借银行乐意吗？非常乐意，你借东西不得有抵押吗？既然是抵押，抵押物的价值肯定比借的钱要多得多，那什么时候赎回来呢，皇室说等我有钱了就赎回来，你什么时候有钱？皇室说民国政府啥时候给我钱我就啥时候有钱，还挺有理，到时候这个钱肯定也还不上，东西就归银行了。时间一长，紫禁城也不再是什么禁忌之地，快变成小偷公司了；

至于优待条件中的第二条暂居紫禁城，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管谁来了，都想掐一把这个小小的朝廷，今儿说撵出去，明儿又让住，后儿又说撵出去，来来回回，溥仪一行人还是被冯玉祥带兵从紫禁城里撵出来了，撵出来能去哪呢？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外国人掌管的地盘，于是溥仪被身边人领到了日本人的租界，这进的时候容易，想出来可就难了，溥仪从此一步步的上了日本人的车。

至于第3点，保护私有财产，别说保护了，国民党甚至撅了人家的祖坟。

我们平时看考古，不正规的，就是摸金倒斗的，要先看风水，挑挑日子，几个人夜黑风高，偷偷摸摸的挖个洞，还怕半路碰见鬼；要是正规的，经常看见工作人员拿个小刷子慢慢的抹，磨磨唧唧的，说要保护文物历史价值。这两种方式还是太文雅了，太谨慎了，我们这个时候总会想，除了这2种方式外，有没有黑皮的方法，拿个榔头砸，砸完了咱就跑，百米十二秒五，谁能撵上我，对不对，对不对。还真有这么干了，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杂牌军旅长孙殿英，说是旅长，其实是他自封的，平时专业干绑票，业余干贩毒。他率领部队开进了位于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专门挑了2座墓穴，慈禧和乾隆，这两位生前都是挥金如土的主儿，决定就拿这两个人开刀。光天化日之下，对外戒严，宣布军事演示，汽车、炸药、工兵铲、手电筒，现代科技能用的都用上了，挖了7天7夜，盗走黄金、翡翠、珠宝、玉石等葬品几十口大箱子，顺便翘开了慈禧太后的嘴，拿走了夜明珠，把尸首随便扔在一边，然后逃之夭夭，留下一地狼藉。

清室知道这个事情后，悲愤异常，被人掘了祖坟呐，要求国民党严惩孙殿英。而孙殿英面对着举国上下各界的声讨，认为这个事儿不难办，谁声音大，就把谁也拉进来。他从赃物中拿出一些分赠民国要员。其中送给戴笠两颗朝珠，拿出一柄镶嵌着宝石、刻着九条金龙的宝剑，请戴笠转交蒋介石或何应钦，捎给宋美龄一颗夜明珠，给宋子文一个“翡翠西瓜”，还给一些文化界的监察委员送过书画。一番打点，法院开庭，表示这个事儿啊，案件比较复杂，择日宣判，拖着拖着，就没影了，而孙殿英依旧逍遥法外。

此时的溥仪二十出头，他跪在灵堂前对着列祖列宗发誓，要报仇，国民政府敷衍了事的态度更加增加了他要重新复辟大清的决心。而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刚刚建立了伪满洲国，他们急需扶持自己的代理人，于是相准了这个无权无势，无依无靠，又迫切渴望复辟（bi）的年轻人。

溥仪问日本人：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人回答，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宣统就是溥仪当皇帝时的年号）

溥仪又问：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

日本人回答：当然是帝国，没有问题。

一边是国民党的冷屁股，另一边是日本人的热脸，溥仪思考再三，回答：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溥仪自己心里其实清楚，他这一去，基本上和中华民国就翻脸了，但是他认为成大事者不可能一点儿风险都不担，于是孤注一掷，决定前往东北，担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国民政府知道溥仪想要和日本人合作时，突然一改往日不理不睬的态度，派人来游说，说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照付优待费，数额是每月两万元。当然，国民政府知道自己信誉不太好，所以，溥仪可以选择支付方式，可以一次性结清，也可以按月支付。如果一次性买断的话，还请溥仪开个价格；如果按月的话，国民政府愿意找外国银行做担保。至于住的地方上海或者国外都可以提，即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溥仪冷笑了一声，国民党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了，孙殿英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这才想起来优待，你们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的人吧，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

溥仪把游说的人刚了一顿，请了出去，然后在日本安排下前往了东北。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发布了对溥仪的通缉令。溥仪表示爱缉不缉，有本事来抓我呀。他知道，中华民国是没这个本事的。

溥仪为了组建自己的军事班底，以备后时只需，把自己的亲信，专门送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技术，溥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派到日本。

溥杰和溥仪一样，哥俩儿都以恢复清室为己任，他在日本的学习非常刻苦。在日本，和溥杰一道儿派过来留学的共11人，都是和爱新觉罗家族有关系的，他们和日本学生同吃、同住、同受教育，但是这帮公子哥儿论体力不如日本人，论文化也不如日本人。溥杰这时候已经26岁，个子却只有160，体重也只有100斤，以这么一副小身板去当兵，可谓瘦驴拉重磨，小马拉大车。你比如：

每天5:30起床号一响，大家得赶紧起床穿衣集合，溥杰动作慢，实在是跟不上节奏，总是拖分队的名次，于是溥杰就提前10分钟起床，悄悄穿好衣服等着号响；勤奋一点儿，还能弥补弥补，但是总有补不上的时候。

溥杰是个近视眼，人又瘦上，操练的时候，背着重重的背包七扭八歪的，直线都走不直；有一次野外演习，需要背15kg背包，一口气跑2km，那天天上下雨，看不清路，掉进1m多深的粪坑里了，。。。长的很安全，耽搁不少时间，冒着大雨，赶紧追队友，边追边喊，秋豆麻袋，秋豆麻袋，他越追，队友跑的越快，那一次演习，居然创造了分队的最好成绩。

当然，这还算是轻的，在陆军学院最危险的一次，整个队伍全副武装一口气跑4km，跑到目的地，大家都累倒了，甚至跑死8个人，这个事儿载入了日本的军事史，溥杰在这次演练中也累病了，不过没有死，又活过来了。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涯结束，一起来的11名学生，只剩下8名，另外3个人要不退学了，要不就死亡，溥杰还是坚持下来了。

学有所成的溥杰回到了伪满洲国，正想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直接摆在眼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选择溥仪出任元首，难道真的是为了给溥仪重新建立个国家吗？

哪有这种好事，实际上是日本人看中了溥仪的清朝皇帝身份，只是想拿他当手套而已，年纪轻轻的溥仪正如刚入职场的大学生，没入职时许给的都是好处，什么帮助建国，担任皇帝，尽力辅佐，真等入职了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日本人首先限制溥仪的人身自由，派出宪兵班，名为保护，实际为了防止出逃，只是这样还嫌不够，专为溥仪选定了一个人日本人，吉冈安直作为御用挂，所谓御用挂就是类似贴身秘书，方便随时监视，伪满洲国的各种政策，溥仪无权过问，只负责两件事裁可、御署；公文写个可，文件签上名字；溥仪刚开始参加工作还是非常上心的，他每天清晨六点前往勤民楼“办公”，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去。可是时间一长，溥仪发现自己裁可的文件，全都不能不可，不可的是不会送过来的。于是那些文件也懒的细看，有记载说：每天早晨，坐在马桶上批文件，批完了，也大便拉完了，顺手擦一下。当然也说这个不是事实，毕竟一心不能二用，得专心致志。溥仪也不是没有想反抗，但是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1935年以来，关东军跟外蒙古经常发生边界冲突，每次都被打得大败。关东军怀疑有奸细向敌人通风报信，最后怀疑到凌升头上，凌升是伪满兴安省省长，溥仪十分信任凌升，把自己的四妹许配给了凌升的儿子。凌升这个人性格直率，说话不会拐弯，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叫情商低。

比如他到日本访问，宴请，吃了一道菜，感觉很奇怪，问这是什么肉，日本人告诉他是田鸡。他又问田鸡是什么，翻译说是癞蛤蟆，凌升把筷子一扔，搁我们村这玩意儿狗都不吃。日本人请他参拜天照大神，他不去，他说我不信你们那个天照大神，我要去游山玩水，日本人领他去逛动物园看大猩猩表演，动物园方很重视他，表演完毕，安排凌升跟大猩猩握手，凌升认为日本人在羞辱他，又扬长而去，搞得日本人下不来台。总之表现的就是不配合，日本人决定拿凌升开刀，说他里通外国，押到长春，执行了死刑。

打狗还得看主人，溥仪知道凌升实际上没有通敌叛国，日本人这招叫做杀一儆百，谁不配合关东军的表演，凌升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溥仪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跟日本人闹翻，要么提桶跑路回去被中华民国通缉，要么被日本人干掉，两害相权取其轻，干脆逆来顺受，老老实实的当好自己的吉祥物。之前不懂事儿的时候，还热心主动过问些伪满洲国人事上的安排，后来干脆问也不问了，比如一次例会，溥仪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交流抽烟的心得体会。溥仪说：听说参谋长喜欢抽个破烟，一天抽多少？东条：一天吸60支左右。溥仪：医生说一天2，30只烟就够可以了，5,60支过量了吧。东条说：我过了50岁了，活够本了，现在想吸多少就去吸好了。溥仪回答：哇，真呐啊。日本人打仗，前线告紧，溥仪也主动捐钱捐物，但是真正值钱的都自己悄悄藏起来了，平时就带一块日本产的普通手表，一见到吉冈安直就问：几点了，日本产的表真是啥破玩意儿，你那块瑞士名表哪去了，溥仪就在这儿等着他呢，白金的，关东军前线打仗嘛，已经献了献了的；

可是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仍旧不满足于以中国人为门面的政治布局，因为日本关东军被张作霖（妈了个巴子的那个）和张学良爷俩儿坑怕了，他们认为中国人，真不愧是沉迷种菜的民族，尤其擅长玩借鸡生蛋的把戏，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要培养自己民族的年轻人，于是顶着“日满一体”的名目，建议**溥仪**再娶一个日本的妻子，这个决定把溥仪吓坏了，自己白天天天跟日本人演戏，现在让他晚上枕边再躺一个日本人，那是万万不行的。溥仪17岁时就已经结婚了，媳妇就是著名的末代皇后婉容，而妃子文绣早就跟他离婚了，溥仪怕日本人强迫他，于是赶紧纳了个妾，日本人其实没有太想为难溥仪，而是瞄准了他的亲兄弟，有着日本军人背景的溥杰，他和溥仪同样是爱新觉罗家族，干脆让**溥杰**娶个日本女人。

溥仪心里一合计，这不一样吗？家族里同样都是进来个日本人，于是赶紧把自己纳妾时收集来的照片拿给溥杰，让他也挑一个做老婆，省的日本人惦记。还得是亲哥们儿，真的是慷慨，溥杰挑了半天，一个也没看中，真不愧是挑剩下的。溥仪说：别着急，咱们家我是钻石王老五的话，你就是钻石王老六，我给你换一批。于是很快又搞了批照片来选，这次选了一个合适的对象，是婉容的表妹，相貌、出身都没的说，对方也愿意，于是赶紧让家长领着她到长春来见面，这个人就是号称晚清最美格格的王大姑娘。可惜吉冈安直听说了这个消息，有我吉冈安直在，能让你们玩成这英雄救美？他过来跟溥杰说，关东军方面都希望你同日本的女性结婚，因为这同日满亲善大有关系，你第，最好第，不要同中国人订婚，日本女性我负责给你找。

溥杰其实早在17岁时就和一个叫唐怡莹的人结过婚，唐怡莹比溥杰大3岁，爱好出轨，感情早就破裂了。吉冈安直非常热衷帮人家处理这种问题，他为此坐飞机亲自去唐怡莹家要求离婚，唐怡莹不在家，吉冈安直表示爱在不在，你不在这婚还就不离了吗，于是叫唐怡莹的弟弟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和唐怡莹的这桩婚事，最后以吉冈安直替溥杰跟他弟弟离婚作为结尾。溥仪溥杰两个兄弟面对这种情况，也就只好认了。

1937年1月，溥杰去嵯峨家相亲了，相亲那天本庄繁夫妇坐阵，一手领着溥杰，一手拉着像狗一样的吉冈安直。理论上，溥杰30岁了，结过婚，应该很懂女人的，骗个小妹妹那不是手拿把攥的，讲几个笑话，把人家一逗笑，这不就成了嘛。可实际上相亲的场面十分压抑，本庄繁介绍完溥杰后就一言不发；溥杰也拘谨的很，人家问啥他回答啥，回答完也一言不发，他在等着女方主动呢；嵯峨浩家虽然人多，但是在本庄繁面前也不敢多说话的；全场就只有吉冈安直在那里讲冷笑话：比如他问什么鱼最难吃？老板的炒鱿鱼；鸡柳是鸡的什么部位？鸡的刘海！哈哈哈；

这次见面结束后人家问溥杰的意见：溥杰这个时候说了句心里话：很好！嵯峨浩的家人普遍认为溥杰既有学者的风范，又不失军人的派头，还能看出温柔体贴的一面，是个理想的人选。（也不知道咋看出来的）嵯峨浩的伯父甚至说：仪表堂堂，可以了吧。然后问浩的意见，浩羞红了小脸说：哒麦，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拜托啦。

相亲成功，3个月后，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个人在千叶的海岸租了处新居，溥杰在自传里是这么记载他的新婚生活的：海浪轻轻的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捡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当然，溥仪对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是抱有相当大的怀疑的，为此溥杰给溥仪写信，说他结婚了，浩是个非常好的人，平时自己出门，浩一个人在家，常以简单食物果腹，自己回来了，则丰馔以享。同时溥杰也让浩给远在长春的溥仪写信：希望早日瞻仰，蒙听圣训。

几个月后，溥杰携嵯峨浩返回新京长春，嵯峨浩能被溥仪这个一家之主接纳吗？等待着嵯峨浩的又会是什么呢？

# 虚惊一场

1937年8月，溥杰领着嵯峨浩回到了长春，新媳妇上门，自然受到了溥仪及皇室的隆重欢迎，不过溥仪心里边对浩是提防的，他认为嵯峨浩肯定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奸细，是来害他的，他表示对浩的到来非常的欢迎，当然这是装出来的，不过溥仪这个时候的演技还不太成熟，在迎接的家宴上，只要是嵯峨浩用筷子夹菜夹过的地方，溥仪悄悄记下位置，这个菜自己就不能动了，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吃饭都在一个桌子上，也都离得不远，这顿饭又是特意请嵯峨浩的，嵯峨浩这个小姑娘本身就喜欢美食，这么丰盛的饭菜，她个外国人哪个都没吃过，于是每盘菜都尝尝，吃的挺开心，她的开心却引起了溥仪的难过，你每盘菜都动筷了，溥仪还怎么吃？溥仪拿起筷子，没地儿下，就夹空气，放在嘴里，来了几次无实物表演，这对演技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溥仪也意识到这点，这时候，他灵机一动，溥杰跟嵯峨浩是两口子，再怎么滴应该不会害溥杰，然后开始观察溥杰的动作，溥杰下过筷子的地方，溥仪也跟着夹，你模仿人家吃饭也太明显了，溥杰发觉了，嵯峨浩其实也发觉了，不过毕竟溥仪是皇帝，是老大哥儿，你就是看出来，这个场合也不敢表现出来。

这次家宴，婉容也罕见的露面了，嵯峨浩向婉容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但是婉容表现的旁若无人，不理不睬，只是在饭桌上大口吃东西，仪态动作毫不收敛，嵯峨浩觉得奇怪，原来婉容这个时候精神上实际上出问题了。婉容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容貌秀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才被选入宫成为皇后，今天怎么精神上出问题了呢。这不得不提到她和溥仪间的一段往事。

溥仪17岁那年一直嚷嚷着要出国留学，他有个英国人的老师，庄士敦，带着他接触了很多西方新鲜事物，比如，骑自行车，喝咖妃，打网球，还给溥仪配了眼镜，溥仪为了能出国留学，甚至要离家出走，不过最后被堵在紫禁城，王公太妃们想着年轻人不要太气盛，得赶紧给他娶个媳妇让他收收心，17岁，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结婚的，但是溥仪是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对结婚，对女人没什么兴趣，但是自古以来没有光棍的皇帝，溥仪虽然主观能动性不强，也只好勉强答应了婚事。

但是在选谁当皇后的问题上，太妃们是挑来挑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照片技术很流行，于是各个太妃拿着候选的照片干脆让溥仪自己挑。溥仪本来是不愿意掺和的，反正媳妇儿是你们让娶的，那么爱选谁选谁，跟自己没关系，太妃们一群人叽叽喳喳的各说各的好，有的说选这个，这个脸圆；有的说你选这个，这个穿着有品位，有的说选这个，这个屁股大；搞的溥仪很头疼，也不知道该挑哪块，看到溥仪也挑不出个重点来，太妃们给溥仪化简了一下，说你只需要在这堆照片上画个圈就行，溥仪松了口气，奥，原来只需要画个圈啊，于是随便画了个圈就交差了，溥仪后来晚年自己回忆，当初是觉得照片上的旗袍花色图案比较不错，自己是把圈画在旗袍上的，怎么最后选中的是旗袍上的人呢，也很奇怪？而这个人正是文绣。

圣裁结果公布，是个12岁，长相也不体面的文绣，太妃们不乐意了，又过来找溥仪，说你怎么选了个这么个玩意儿，审美有问题，你选这个，挑了张照片出来指给溥仪，说这个长得漂亮，出身也好，溥仪说你早说选的是人呢，那我再画一个，于是在婉容的照片上也画了个圈。

太妃们拿着照片回去了，她们之间开始了内讧，明明选一个皇后，怎么画出来2个圈，这该怎么处理，吵了半天，争执不下，决定既然你画了2个圈，那就让溥仪一下子娶两个，溥仪难过的很，本来一个都不想要，她们非得让画，结果一下子来了俩。

1922年11月29日，溥仪的婚礼在紫禁城拉开帷幕，结婚那天相当的隆重，文绣先乘骡子进城，被封为淑妃；然后和溥仪一起迎接被封为皇后的婉容。婚礼流程上，照例溥仪需要朝轿子弯弓搭箭，连射3箭，然后皇后下轿。溥仪取消了这个环节，怕射偏了，皇后下不来。

洞房花烛夜，溥仪终于完成了一整天琐碎细致的所有流程，来到了婉容的面前，他掀起了婉容的盖头，看了眼新娘子红扑扑的小脸，然后转身就走出了坤宁宫；溥仪要去哪里呢，难道是对新娘子不满意吗？没有哈，溥仪自己一个人回养心殿睡觉去了，主要是他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可**干**的，至于文绣，溥仪想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号人。也难怪，溥仪当时17岁，婉容比他小9个月，文绣才13岁，一堆小屁孩儿，毛儿都没长齐，大家又都是头一次见面，免不了生分。

可是俗话说的好一回生二回熟，时间长了，那不得干些熟人之间才能干的事儿吗，溥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已经亡国了，硕大的清朝皇室居住在这森严的紫禁城，可是国家权力已交，皇宫开始接二连三的丢东西，太监、宫女纷纷偷盗，愈演愈烈，溥仪身为一家之主，决定捍卫威严，严查盗窃事件，他绑了一批嫌疑大的太监，开始审问，大家都喊冤枉，你没有人赃俱获，外加上审问也不能上强度，这现在是民国年代，不比以前了，所以也审问不出个头绪来。但是，当查到建福宫失窃物品的时候，建福宫起火了，建福宫是专门用来存放各地朝贡物品的地方，自乾隆年间开始收藏，一直到今天，里面存放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这场大火烧了一夜，整个建福宫成为了一片废墟，且不说里面的文人墨宝，绫罗绸缎，据说单是从火场的灰烬里提炼出黄金就有1万7千两；建福宫大火，溥仪怀疑是人为纵火灭迹，但是也有可能是意外起火，不过不久之后，养心殿东套院也起火了，所幸救的及时，刚烧着就被扑灭了，溥仪就住在养心殿，而这次肯定是人为纵火，因为发现了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而且摆明了，就是冲溥仪来的，为此溥仪胆战心惊，白天还好，一到晚上根本不敢睡觉，怕有人害他。溥仪想着，得找个值得信赖的人在他睡觉时替他守夜，宫里的人他是谁也信不过了，尤其是那帮太监，自己平日里没少对他们进行打骂训斥，调查盗窃事件的时候，还打了太监不少耳光，这很有可能是他们谁在伺机报复，这个时候，溥仪想起了娶得这两个媳妇。

溥仪去找婉容，问说能不能晚上帮忙守下夜，婉容听说后，非常乐意，包在她身上，而且自己一个人就看得住，根本不用劳烦文绣。婉容自打结婚以后，每天晚上自己在坤宁宫睡觉，根本没机会接近溥仪，现在能在溥仪的寝宫过夜，以为溥仪是在找借口制造接近机会，不免想入非非。

不过，年轻的婉容还是太年轻了，她不知道的是，溥仪是个纯粹的人，他说的守夜，真的就只是守夜，溥仪自己睡得香甜，婉容拎了根棍子，眼睛瞪得像铜铃，一夜不合眼，几天后，期待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发生，自己却熬不住了，啊，困的不行。溥仪看到婉容脸上的天然黑色眼影，说要不喊文绣过来替替你，你自己一个人顶不住的，婉容不答应，顶不住也要顶，她宁愿自己累死，也不愿文绣接近溥仪。

又过了几天，婉容她也睡着了，溥仪觉得这样胆战心惊的不是个长久之计，得从根儿上解决，自己是个皇帝，不是名防御型的忍者，于是做了个决定，宫中现在除了太妃，就剩下些宫女太监了，干脆遣散宫中所有的太监。1923年7月16日中午，溥仪乘汽车离开紫禁城，突然去了醇亲王府，他用跟孙悟空学来的本事，跟内务府说：要是不把宫中所有的太监撵走，他老溥今天就赖在这儿，不走了。大家急的团团转，苦苦劝说溥仪回宫，溥仪说就不回，这群太监，早晚得把整个皇宫都烧没了，争执最后，双方达成一致，除了太妃身边留下二十名太监，其余的，全部驱逐出宫。

当天晚上，中华民国首都卫戍部队开进了紫禁城，应内务府邀请，帮助驱逐太监出宫。太监也被裁员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劳动法保护，赔偿个n+1什么的，当然当时还没有劳动法，即使有，人家是事业单位，不遵循劳动法。这些太监将近千人，当得知自己必须马上离开时，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他们痛恨自己没有好好做好职业规划，单位不要自己了，自己不光没有一技之长，甚至没有缚鸡之力。这些太监大多数来自河北农村，为了生计和前途，打小儿阉割进宫，当差几十年，宫中就是自己的家，离开了皇宫，又能去哪里呢？被驱逐出宫的太监，老家还有人的回了老家，老家没人的，有的去了寺庙，也不知道当和尚人家挑不挑学历，有的走投无路干脆出门就投了护城河。这一场驱逐，标志着伴随皇权共生近千年的太监制度瓦解掉了。为此溥仪晚年也反省自己的行为太过激进，还特意去一些寺庙看望过仍旧住在那里的太监，亲自向他们鞠躬道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侍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他们是我幼年主要的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一场大火烧没了宫中所有的太监。不过，一年后，溥仪自己个儿也被从皇宫撵出来了。

驱逐出宫后的溥仪居住在天津，没有了宫廷制度的制约，婉容和文绣俩个人矛盾越来越深，为什么呢，无非是争宠，在婉容看来，溥仪跟文绣好，文绣则觉得溥仪跟婉容好，毕竟婉容是皇后，出席个什么开业、剪裁活动都是人家露脸。为此，俩人常找溥仪告对方的状。溥仪封建思想较重，各说各理的时候，还是更偏袒皇后，有时候心情不好，不想管她俩之间的事儿，干脆就传旨申斥，派下人去骂文绣一顿，溥仪自己是皇帝，亲自骂的话有失身份，于是雇人去骂，骂的内容和诸葛亮骂王朗的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圣旨到，皇上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溥仪对文绣的态度，特别是传旨申斥的先例一开，下人们也开始不怎么尊重她，女人嘛，也不知道是电视剧看多了还是天生就会，面对这种情况，喜欢弄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数，文绣天天疯疯癫癫，喊着要自杀，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把婉容吓得够呛，不过，溥仪觉得文绣在虚张声势，不拿她当回事儿。

文绣有个妹妹在天津，常来劝文绣，经常离婚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娘家人不掺和日子还能过下去，娘家人跟着一撺掇，基本上没啥好事。1931年8月，文绣跟着她妹借口出去散心，撒丫子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藏起来了，然后通过律师向溥仪转达了信件：提出了3个条件，1.她要搬出去住，显然，为了躲婉容；2.溥仪得向自己支付生活费；3.每个月溥仪得定期前往她的住处同居。溥仪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去法庭起诉，说虐待她；通过文绣提出的这3个要求，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女人也想啊。

溥仪非常生气，你一个妃子跟我这个皇帝叫板，真是反了你了。你不是会派律师吗，我也派律师。溥仪提出：1.可以搬出去单住；2.可以给生活费，钱好商量；3.但是同居次数需要减少为每月1到2次；看来，对溥仪而言，钱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当然是感情了，还能是什么。

这个时候婉容站起来提出抗议，既然文绣你已经跑了，自古以来，没有夜不归宿的妃子，那你就别回来了。婉容坚决不让溥仪答应要去同居的条目，她要溥仪承诺：说，你永远爱我，你一生只爱我一个人。溥仪，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说，爱，婉容又说，你不真诚，不行，得重说。

可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文绣出逃这件事很快走漏了风声，让记者知道了，记者专业干这个的，还能放过这种新闻？天天在报纸上写小作文跟进报道，弄得满城风雨。溥仪虽然是个退位的皇帝，但是平时乐善好施，没钱也好施，捐款捐物，是个慈善家，前几年驱逐太监，更是被报纸盛赞为进步，这个时候，成了茶余饭后人们八卦的谈资了。溥仪觉得很丢人，也很生气，这件事没法回头了。两个月后，协议最终达成，文绣的诉求彻底落空了。协议声明：1.二人完全脱离关系；2.一次性付给文绣五万五千生活费；3.文绣永不起诉溥仪，二人不互损名誉。

文绣走了，溥仪最初画的那个圆圈转身消失在海平线。婉容现在一枝独秀了，那么婉容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了吗？并没有，她以为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可是现在的马还是那么慢，车已经很快了，一生够爱好几个人。溥仪认为和文绣的离婚，就是婉容逼得，从此不理婉容了。婉容是京城人家的大小姐，赶时髦，穿旗袍，还有抽烟的习惯，抽烟的人，也基本上喝酒，喝酒的人，也爱烫头，孤寂委屈的婉容开始尝试吸食鸦片，久而久之成了瘾，时间再长一点，精神上也恍惚了。嵯峨浩饭桌上碰见的婉容恰恰就是这个时期。这也是婉容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场合露面。

什么是爱情？这是个伟大的哲学问题，不过溥仪对这2位妻子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因为直到25年后，50岁的溥仪方才情窦初开，忽然明白了恋爱是什么感觉，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溥仪对嵯峨浩有防备，觉得她是日本人派来打入内部的特务，不光是因为溥仪处在日本人控制下，异常的敏感，更重要的是，溥杰和嵯峨浩结婚前，关东军操纵伪满国务院通过了《帝位继承法》，法律内容不长，主要为1.满洲帝位，由皇帝及其子孙永世继承之；2.帝位传长子；长子不在，传长孙；长孙不在传次子及子孙；3.子孙都不在，传帝兄弟及子孙；这个法律表面上听上去合法公正，但是稍微结合下现实情况，溥仪结婚15年了没有孩子，以他自身及家庭情况看，一个是精神失常的婉容，另一个是跑路离婚的文绣，将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孩子。所以这几乎明确了溥杰的接班人地位，万事俱备只欠嵯峨浩了。溥仪在日本人手下当皇帝当得是窝囊，可不当这个窝囊皇帝，怕是连小命也不保。你说，这个情况下，溥仪能对嵯峨浩有好感吗？

溥杰对这一点也是明白的，如果让他来当这个皇帝，他乐意吗？当皇帝谁不乐意是吧，但是他如果当了皇帝，溥仪会是什么下场呢？他这个弟弟从小就跟哥哥混，去日本留学是哥哥赞助的，结婚是哥哥承担的，日子过得紧张还得靠哥哥接济，各项事情都由溥仪做主，因此也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溥杰还没有想明白这个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嵯峨浩忍不住为这件事情做了推进。原来，嵯峨浩自动怀孕了，是吧，什么叫自动，啊，人家和溥杰结婚了，物理上的条件具备了，限定技触发了。溥仪顿时紧张起来，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不归他管，于是只好每天在神佛前祷告，唯一希望的是，嵯峨浩生个女孩儿。

1938年2月，嵯峨浩在市医院生下来溥杰的第一个孩子，生了个什么呢？果然是女孩。吉冈安直拎着礼品在产房外等了一宿，当得知是个女孩儿后，扔下礼品就走了，女孩是没有继承权的，吉冈的演技还不敌溥仪呢；而溥仪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哈哈大笑，特地派厨师做了很多肉汤，说是能让奶水充足，弟媳妇坐月子，大伯子比当爹的都开心。溥杰32岁了，第一次当爸爸，也开心的了不得，给女孩起名叫慧生，还即兴赋诗一首，不过我觉得这诗写的也不怎么地哈。

溥仪高兴了一年多后，又开心不起来了，原来嵯峨浩又怀孕了，溥仪心想，还得按以前的招式来一遍，每天又烧香跪拜，吃斋念佛，一番祷告，1940年3月，嵯峨浩逆产生下一个，女孩，起名为嫮生。什么叫逆产呢？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逆产是相对于顺产来说的，顺产的话是妈妈生的女儿，逆产的话就是女儿生的妈妈。从此以后嵯峨浩再也没有生育。

溥仪心愿得成，他对嵯峨浩的态度说不上多好，也就一般，但是对两个人畜无害的侄女，却喜欢的了不得，每当侄女进宫，溥仪一定会让两个孩子坐在自己身边吃饭，溥仪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孩子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嵯峨浩来到长春，成为了一名中国媳妇，她积极融入爱新觉罗家庭，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的语言、饮食、礼仪，尽到一名妻子的义务。有一次嵯峨浩遇到两位叔父，向他们行请安之礼，两个叔父面对着嵯峨浩的行礼，一个头向左，一个头向右，跟没看见一样，嵯峨浩很惊讶，是不是自己冒犯到了人家。溥杰笑着对嵯峨浩解释说，这个叫“回避之礼”，是指受礼的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受礼而回行的礼节。

嵯峨浩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在新京，关东军也不高看她一眼，认为她既然嫁给了中国人，就不能享受日本人的待遇，为此吉冈安直经常对浩吆五喝六的，一个中尉妻子类的人物，也配在宫里到处乱窜？他当然配哈，他毕竟是条黄狗。当然，受吉冈安直冷眼的不止是嵯峨浩，就是溥仪也得赔笑脸，吉冈安直甚至有一次公开表示：“溥仪就跟他的孩子一样，没有他，溥仪啥也不行”。

嵯峨浩嫁给溥杰后，生活并不宽裕，溥杰只是伪满洲国的一个中尉，待遇不高，平时迎来送往，结交官宦，又怕外人说吝啬，使得日子难以收支平衡，浩出身名门，从来没有对钱发过愁，自从嫁给溥杰后，才意识到钱的重要。

不过在伪满洲国的日子，注定不会只是家长里短和柴米油盐，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战争即将改变这里的一切，请看下集宏图陨落。

# 宏图陨落

我一定要抓到孙悟空，才能吃唐僧肉；一定要

既然上班是为了挣钱，那为什么不直接一点，直接造钱呢？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5年，嵯峨浩为了大女儿慧生上学，把她放在日本的姥姥姥爷家，小女儿则留在身边。

世界历史风雨变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席卷全球，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1945年4月，苏联突然通知日本废除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苏联已经做好了参战准备，剩下的就是进攻时间的问题了。大家都看得出来，日本人要完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军事重镇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两天后苏联红军上阵，打响消灭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枪。

8月9日凌晨，长春的防空警报响起，遭遇空袭。溥杰从睡梦中惊醒，马上穿衣，告诉嵯峨浩领着嫮生去防空洞避一避，自己赶紧进宫去找溥仪。爆炸发生的时候，溥仪则急忙跑到了同德殿下，着急的喊着玉琴，玉琴，然后拉着李玉琴的手跑进防空洞，李玉琴是溥仪新娶的贵人，17岁，还是个单纯的少女，上一个贵人疾病死掉了。而皇后婉容这个时候正卧病在床，溥仪没有安排人去管婉容。

溥杰到了皇宫，看到溥仪正躲在防空洞里吃饼干呢。溥仪表现的很镇静，他跟溥杰说：炸弹击中了皇宫前的监狱，大家都跑了逃命去了，只有几个侄子留了下来，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刻，还是自己人靠谱。

上午9点，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过来了，向溥仪报告说苏军“背信弃义”入侵满洲国，但是日本关东军百万铁军，请陛下放心。此时防空警报又想起来了，关东军司令、参谋长比大家更快的跑进了防空洞，然后谁也没有再说话。

前方的情报传了过来，苏联红军进攻战线很广，关东军正手拿步枪，一人一颗反坦克手雷，泡在灌满雨水的掩体里面，抵挡着苏联的坦克进攻，战况十分残酷，关东军向东京大本营请求增援，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是东京大本营一直联系不上，终于连上了后，东京大本营的指示只有2条：1.击溃苏军；2.确保朝鲜安全；现场的参谋大骂东京大本营瞎指挥，来，你给我击溃个看看，满洲自己都保不住，用什么保卫朝鲜？

关东军下令收缩防线，主力向满洲东部集结，满洲国政府从长春迁都通化。这仅仅只是开战的第二天。

溥仪该怎么办呢，实话实话，溥仪除了听听收音机，什么也做不了。于是紧急提桶，准备跑路。要带走的东西很多，大致有这4类：1.黄金珠宝，文玩字画，甚至包括清明上河图等名家作品共计80多件，都是清朝时候皇宫里最顶级的珍宝；2.现金百万，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3.列祖列宗的牌位；4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共计一百三十箱；临走时，溥仪没有一个适合随时携带的手提箱，于是用电影放映机的箱子做了一个，设计的很巧妙，并把钻石、黄金、手表等装了进去。溥仪知道，这一走，说的是迁都，八成再也回不来了。而此时的溥杰非常绝望，它没想到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的关东军如此的不堪一击，开战第二天就要退守，平时对自己，对中国人趾高气扬的很，面对苏联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溥杰在日本接受军事化教育，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甚至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嵯峨浩发现溥杰不对劲，立马夺住了溥杰的手。她说：你们哥俩儿好不容易熬到今天，你可不能丢下皇上自己去死，现在还不到时候，再想想办法。溥杰听后，渐渐也平静了下来，于是去找溥仪商量对策。

此时的溥仪木然的站着，底下人正忙着搬东西，他跟溥仪说：请皇上珍重，我愿意留在这里战斗到死。

溥仪看了他一眼，摆摆手说：我听了多少收音机，你可不要贸然从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跟我一起撤。

溥杰回家去了，嵯峨浩正在慌忙的收拾行李，真是不论世界纷纭变化，都要好好过日子的。溥杰凶嵯峨浩：要死了，还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浩吓的又重新打点行李准备少带点。

苏联机械化部队两天就逼近了长春，关东军已经撤了，只剩下毫无防卫能力的市民们，人们纷纷夸赞：真不愧是关东军，败的快，跑得更快。

溥仪他们一行人以及伪满政府的人物，也要撤离了。这时候的吉冈安直已经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哭着说道：从此以后，吉冈将与你们同生死，共命运，直到最后。

这话谁信呢，溥仪没表态，溥杰没说话，嵯峨浩信了，嵯峨浩觉得这一句话虽然很短，但是使得彼此间的隔阂转眼烟消云散，几个人的心都融合到了一起。

溥仪一行人借着夜色的掩护，坐火车离开了长春，列车开始加速，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之中。第二天清晨，红日东升，火车到达长白山下的大栗子山。那里景色秀丽，山鸟空明，恰逢初秋，碧空万里，可惜没有人有心看风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接受联合国条件，结束战争，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哭了，溥杰也哭了，日本投降了，伪满洲国玩完了，哥俩儿这10几年来的卧薪尝胆屁用没有了。吉冈安直也哭了，他这个时候提议，不如大家自杀吧。大家都没有动作，吉冈安直自己作为作为一名辅助，也没有胆量敢先手开团，于是这个建议不了了之。

他们这一行人该何去何从呢？他们在伪满洲国当职，汉奸身份是坐实了，中国是留不下了，出国避难的话，又有哪个国家肯收留他们呢。目前世界上美苏争霸，分为两大阵营，巧合的是，两大阵营都跟日本是敌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日本。于是溥仪恳求日本方面能够接收，保证他们的安全，满洲国的日本人处于屁滚尿流的状态，而位于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也没闲着，同样处在鸡飞狗跳的战败处境，日本大本营回应溥仪：“不要你，不许来。”你们怎么可以不要呢，我们这波人是你们搞过来的，干砸了也不是溥仪干砸的，现在怎么能当甩手掌柜呢？于是接着恳求，日本人最后同意，可以来日本东京的一个饭馆来避难，这个时候的溥仪已经走投无路了，能有个落脚的饭馆也是根救命稻草，于是决定出亡日本。临行前，溥仪和溥杰把从长春带过来的祖宗牌位烧了，随着烟消灰烬，哥俩儿明白清朝是彻底灭亡了，再也不可能复兴了。而这里正是满族发祥的地方，关于清朝的种种幻想都破灭了。

他们准备离开长白山，从沈阳转机再到日本。但是从通化到沈阳的飞机太小，只能带几个人，他们这票人得分两拨走。溥仪盘算一下，他肯定得第一波走，关键时刻还得靠亲戚，于是随从他的有溥杰还有几个妹夫侄子，都是男人。其它什么媳妇、妹妹啥的女人孩子第二波再走。临行前，溥仪脱掉皇帝装，换上便装，对哭泣着的婉容和李玉琴说：争取去日本吧。然后转身对大家说：长期以来，承蒙各位关照，不胜感激，今后谨祝各位健康、幸福。擦着眼泪上了汽车。

而溥杰这个时候反倒挺安闲自在的，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觉得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到日本了，他在日本学习过，也有亲人同学和朋友，他最爱的女儿慧生也在日本。他对嵯峨浩说：到日本以后，我也不当皇宫里的差事了，我们一家4口好好过日子吧。

通化机场派出两架飞机接送溥仪一行人，8月19日上午，溥仪溥杰乘坐的飞机首先降落在沈阳机场，进入贵宾室休息，并等待第二架飞机的到来，两架飞机先后起飞，可是落地时差却很长，正在等待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了轰轰的飞机声，一架架飞机依次降落，大家以为是第二架飞机，但是仔细一看不对，飞机上涂着苏联空军的军徽。不好，苏联人来了！大家赶紧掏出手枪来。

原来苏联还没打进来，天皇就投降了，这批人进来是做象征性的占领，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和溥仪撞对了。溥仪指挥众人持枪藏在控制室的门后，警惕的观察着，怕被发现，苏联空军很快就来到了候机楼，一个士兵打开门，看到了持枪的溥仪一行，转头就跑。一会儿苏联军官领着一群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来到的贵宾室。寡不敌众，溥仪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其他人纷纷照做。经过一番日语转译，苏联方面得知这一行人原来是伪满洲国的皇帝，正准备去日本，纷纷过来围观并和溥仪他们握手。得，日本你们是去不成了，随我们去苏联吧，就这样溥仪溥杰连同随行人等被打包，送到了苏联。

苏联人为什么要抓溥仪呢？还得管吃管住的，又得大老远的运回去，首先溥仪是他的俘虏，把俘虏逮回去关起来是基操；其次溥仪不是一般俘虏，他既是末代皇帝，又是伪满洲国的首脑，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只是目前看来还不太清楚用在哪里。当然对溥仪而言，被抓去了苏联也未必是件坏事，首先苏联在历史上承认过伪满洲国，那么自己曾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安全性就是有保障的，其次日本已经垮台了，自己忍辱负重这么些年终于不用再求着日本人，腰板从此可以挺直了。

果然，溥仪等人被苏联关在远东赤塔的一座疗养院，名为关押，实际上跟度假差不多，在这里两人一个房间，沙发、地毯、钢丝床、收音机一应俱全，每天按时4顿饭，有肉有酒，伪满洲国时才吃2顿饭，甚至还给溥仪往寝室搬了架钢琴方便他自娱自乐。过了些时日，伪满大臣及日本人的军官也被拉到这儿来，原来苏军到长春后，这些人也都被包圆了。

这回儿好玩了，在苏联这个地方，大家都是阶下囚，没有人再有所谓的什么背景，尤其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曾经号称最尊贵的大和民族，也得在这儿关着。不过，关押在这里的伪满洲国的老老少少，并不是铁板一块，根据对日本战俘的态度，大致分为3派，第1派以溥仪为首，深恶痛绝派，每次看到日本人，巴不得开启嘲讽：欸吆喂，这不是冈本大将吗？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来干什么？你咋不敢跟苏联人干一架呢？第2派，无冤无仇派，这些人表现的就是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我跟你没什么仇也没什么怨；第3类，汉奸派，他们延续原来的主仆关系到苏联，毕恭毕敬的，指望日本主子关照。而溥杰虽然属于溥仪阵营，但是私心上，更愿意接近日本人，甚至幻想能跟他们以后一起回到日本，加入日本国籍。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态度分为的3个类别；那要是根据对苏联人的态度呢，这个只可以分为1类，因为大家对苏联人的态度是统一的，那就是看不起苏联人，虽然是人家的阶下囚，但是照样看不起人家。跟周颠一样，虽然打不过你，但是我就是不服。

溥仪在苏联关押期间，多次请求永久居住在苏联，就怕回中国遭到清算，为此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偷偷拿出不少宝贝孝敬监狱的人，期望他们能把他的意思转达给斯大林；而溥杰则不想留在苏联，对国民党也是又恨又怕，更想去日本。

在苏联关押不久，苏联人发现溥仪可以派上用场了，那就是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去为审判日本作证。溥仪不敢去，不是因为社恐，他害怕自己本来去法庭当证人的，然后一个轮换，成了被告，毕竟他担任过伪满洲国的皇帝。同时他也怕因为本次的出庭，借机被中华民国引渡，落入国民党手里，再也回不来。苏联方面再三保证，确保他的安全。于是溥仪最终出现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他积极主动揭露了很多内幕，慷慨激昂，说到激动处，拍桌子大喊大叫，受了这么多年窝囊气，低三下四这么些年，总算是有人听有人管了，法庭最后采信了他的证言，认定日本军阀制造并支配伪满洲国，土肥原贤二、板垣（yuan）征四郎被送上脚手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退庭后，法庭让溥仪随时等候传讯，但是几天后苏联人就把他领回去了，怕日本人暗算他，夜长梦多。溥仪在东京期间也请人去打听下家属们的下落，看看有没有到日本，因为在大栗子山分开的时候，本来是说好都来日本的，可惜他在东京呆的时间有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打听到消息就回去了。那么当初在长白山下留下的那一波人怎么样了呢？

# 流浪王妃

留在大栗子山的嵯峨浩她们很快得知了溥仪溥杰被苏联红军带走的消息，苏联人插了这么一脚，后续的计划就全乱了，关东军这个时候无暇自顾，也都跑的没影儿了，转移到大栗子山的这些人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但是，不论在哪，饥饿会找上门，疾病也会找上门。这些人留在大栗子，哪也没去，没几天，嵯峨浩没有钱了，为什么没钱了呢，收拾东西的时候溥杰凶嵯峨浩说：要去死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结果溥杰飞了，留下嵯峨浩在这里等死。可以换钱的首饰宝石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了，隔壁五格格家的孩子们，人家有钱能跟小商贩换花生米吃，自己的嫮生却只能看着，此时她刚6岁，嵯峨浩只能哄她小孩儿不让吃花生米。留下了的这些人，包括爱新觉罗家族的老老少少和一些伪满政府的日本打工仔，接近200人，这么些人聚集在这里，被外人发现是迟早的事儿。果然一个月后，大栗子山附近的强盗来袭击了，专门冲日本人来的。嵯峨浩吓得领着嫮生藏在床底下，可又灵机一动，既然是冲日本人来的，她赶紧换上中国衣服，五格格帮忙打掩护，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但是自己为数不多的东西被抢走了不少。

经过这么一场闹腾，大家决定转移了，去哪里呢，这儿已经不安全了，不如去临江，这群人便准备穿过苏联人设置的关卡，往临近去。这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嵯峨浩来讲，表明自己是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皇上的御前侍卫溥杰的妻子，嵯峨浩这种身份好，还是假装自己是个普通的日本人好，还是假装自己是个普通中国人好呢？如果假装自己是个普通中国人，从形象气质仪态，明显不是个普通中国人的样子，更何况嵯峨浩长相甜美，又是个女人，这兵荒马乱的，装中国人太过危险；那么装作普通的日本女人呢，其实也不可以，外面天天喊打喊杀的，专门冲日本人来的，你现在装普通的日本女人，恐怕是走不到临江，小命就没了；所以还是对外表明自己的身份最为安全，一来有身份有地位，哪怕当战犯都不是普通战犯，得单关一个屋，单吃小灶，更何况现在是在东北，伪满洲国经营这么些年，不可能瞬间瓦解，连带的人情关系一概作废。这么分析来，表明身份是最合理的决策，嵯峨浩的确是这么干的，那么嵯峨浩是怎么想的呢，她其实没想那么多，主要是她不会撒谎。这一行人到达临江后，住在朝鲜人的家里。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进驻临江，进驻当天就发现了她们是宫里的人，于是就把她们接管了，被共产党关押在通化公安局里边。

在公安局，局员中的人基本上都出身于满洲警察学校，日语也很好，公安局员中甚至还有日本人。嵯峨浩一行人的待遇很高，吃的和局长一样，平时吃大米饭，2个炒菜还有一个汤，而一般局员只能吃高粱米饭，一菜一汤。除了外出不可以，其它的都自由，还会给嫮生送些点心布娃娃什么的。他们安慰嵯峨浩，说现在跟着共产党，也就是混口饭吃，自己其实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反对任何政治势力。然而在通化公安局的生活并不是平安无事，国民党与日本关东军残余势力精心策划，意图夺回通化城，即通化事件。公安局中拘禁的嵯峨浩一行人，也是关东军争夺的目标之一。

1946年2月3日晚，农历的正月，公安局长突然到嵯峨浩住的房间来玩，他抱起嫮生边贴脸边说：一块去看电影吧。屋里的人赶紧对着嵯峨浩使眼色，嵯峨浩说：外面天气冷，没有可以穿的衣服，要不算了吧。

局长听到后，坚持说到：没问题，我叫人给准备衣服，怎么也得去啊！嵯峨浩赶紧拒绝说：出去挺麻烦的，只带孩子的话我又寂寞，还是不去了吧。

局长听罢，笑了一声，出去了。不久，派人送来一件漂亮的大衣来。大家这个时候怕嵯峨浩有危险，一起求情说：我们也担责任，还是别让浩去了。

局长后来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给房间里送了二十多盘年菜。

其实，大家误会了，局长这种人是在不同的政治势力间生存的，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想必是事先就知道些东西的，之所以想带嫮生，只是希望有日本人在身边的话，会安全些，同时因为带嫮生出去看电影，能够提供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就不会卷入接下来的战争了。

等到半夜，嵯峨浩她们都睡下了，外面突然间响起了枪声。并且有脚步声传来，闯进了嵯峨浩她们的屋子。

谁，浩用中国话问。

“国民党”来人也用中国话回答。接着他用日语喊：快点蜡烛，我是先闯进来的中山，救你们来了。边喊着边过来拖嵯峨浩。这时，他突然倒下去了，嵯峨浩看清了，来人是个穿中国式棉袄的日本人，他喊着他后背被砍了，疼啊疼，疼啊疼，嵯峨浩赶紧检查他的后背，发现没有血，脱下衣服来，背上仅仅一点擦伤，倒是手指上有伤，真在冒血。

嵯峨浩说：没啥，就是手收了点伤。他听浩这么一说，立马好了，站起来就往楼下跑。

楼下这个时候立即响起了枪声，嵯峨浩从窗户往外一看，日本人已经进来了，正在搬公安局的武器，而公安局的人都已经投降了，哆哆嗦嗦的帮搬东西。随后，来了两三个日本人，告诉嵯峨浩他们，宪兵工藤前来营救，一切都准备好了，先到楼下等一等。

嵯峨浩一行人听到这里，有人来救那就跟着走吧，在这儿再怎么滴也是坐牢，能出去就先跟着走，况且人家手里还拿着枪，于是开始下楼，刚走了2,3阶台阶，外面突然传来了机枪声，朝这边打了过来，旁边窗上的玻璃被打碎了，水泥墙上被子弹击打的粉末也飞了起来。

危险！快回屋。大家赶紧跑回屋子，靠着墙，蒙着被子，大气都不敢出。婉容这个时候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嵯峨浩想着给她盖个被子，但是被子弹压的不敢抬头。外面就这样一直在开火，爆炸和轰鸣的声音震的耳朵翁翁的。

战斗正在激烈的进行着，一个断了胳膊的局员哎吆哎吆的爬了过来，嵯峨浩见状叫他趴在地板上不要动，然后撕开床单，不顾一切的给他包扎处理。一会儿突然又跑过来一个人，一看这个人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嵯峨浩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想上厕所，不敢去，想嵯峨浩跟着他。

你说你这么枪林弹雨的时刻上什么厕所，自己随便掏出来不就解决了吗，还去找嵯峨浩帮忙。

嵯峨浩看他那个样子，觉得他很真诚，便边爬边跟着他去了一趟。

其实日本人来围攻公安局就是为了抢嵯峨浩她们这一票人的，理论上把嵯峨浩他们带走就可以了，外面突然又打起来了其实是中共的援军到了，局长他们实际上早得到消息跑了，只他一个副局长傻了吧唧的被留了下来。

嵯峨浩陪他上完厕所重新爬回了屋子里，副局长也跟在嵯峨浩后边，畏畏缩缩的爬行，这个时候一直朝外面开枪的日本人突然冲了过来，照着副局长的后背给了一刀，然后把副局长一脚踢到了床底下，又跑到窗子边对外射击去了。

原来日本人认错人了，他以为副局长是刚进来准备搞偷袭的了，实际上副局长刚才已经来过一回了，这整的，防不防胜。

嵯峨浩紧紧的抱着嫮生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一会儿外面的枪机声突然消失了。

结束了吗？并没有，原来以公安局为目标的炮击开始了，炮打的很准，天棚都被打下来了。日本兵被打的惨叫一声，接着没了声音。床旁边溥仪的乳娘右腕被炸飞了，溅的附近都是血，溥仪的乳娘喊着疼啊疼，疼啊疼，嵯峨浩想去看看，但是炮弹的冲击压的她一动也动不了。不一会儿，溥仪的乳娘断气了。

天终于亮了，日本人一个个的都被打死了，局员冲外面大喊：日本人都死了，别开枪了！

战斗终于结束了。

嵯峨浩喘了口粗气，他看到外面的共产党士兵正成群结队的往山上跑，被鸦片弄得神志不清的婉容在这场战斗中也安然无恙。

而那个被踢到床底下还挨了一刀的副局长当听到战斗结束的命令后，突然爬了出来，飞一般的跑出去了，把嵯峨浩看的一愣一愣的。不过副局长还是挺仗义的，战斗结束后他跟共产党说嵯峨浩一直趴在地上不动，没有帮助日本人，没白领他上厕所。

战斗过后的公安局成了废墟，嵯峨浩她们无法继续在公安局关押了。她们这一行人在1946年4月，被装进货车，带着仅有的被褥，穿得破破烂烂的被送往了长春，9个月前，她们从长春离开，9个月后又被押送回来，只不过原来的家回不去了，皇帝也没了。

过了些时日，嵯峨浩一行被关押进了吉林公安局，又从吉林公安局转移到延吉法院的监狱，这次转移相当仓储，因为传言国民党要进军吉林，那天夜里，她们一行人被押着往吉林火车站方向走，与其说走，不如说跑，嵯峨浩因为腿短，嫮生因为小，娘俩总是掉队，士兵们就把小嫮生架起胳膊，两脚离地，往前走；嵯峨浩在后面拼命的追，好几次她心里都想着：这不完了么，追不上了啊，于是拼命倒腾两条腿，走了几百里路到达吉林火车站，嵯峨浩才重新抱起了嫮生。而婉容因为走不了路，被绑在椅子上，用木杆架起来，被6个日本俘虏抬了一路。火车发送了，在延吉站停了下来，她们一行人坐上了一辆大汽车，总算是不用再走了，不过这辆车不简单，车上插着一个大白旗，“汉奸伪满洲国皇族一行”，然后拉着她们游行示众，婉容蹲在车上半死不活的，时而呆望一下围观的群众，已经看不出什么感情了，嵯峨浩也在车上，她抱着嫮生，咬紧嘴唇，昂首扬脸，硬挺着群众的恶骂。这个时候的婉容不光精神上恍恍惚惚，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一路上的颠沛流离，饮食起居得不到照料，已经快要走向死亡的边缘。

实物宣传完毕，她们被收容到延吉法院的监狱中。这里的生活符合监狱的调性，嵯峨浩她们每天只能吃发给的跟水一样的高粱米粥，配点大葱大酱，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可以点外卖，嵯峨浩她们经过这一路的折腾，兜比脸还干净呢，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在哪儿，只能挨着。婉容被关在仓库，嵯峨浩被关在监房，两人没有关在一起，嵯峨浩放心不下，向看守请求：请允许自己去给婉容洗干净，让她吃些东西也好，不然皇后就死了。看守觉得就这么几个女人，也没什么危险，就同意了。

有一次嵯峨浩跟在看守的身后给婉容送饭，婉容看见她突然唤起一个宫女的名字来，说让她把手提包拿来，洗澡水还没准备好吗？

这个时候大家都关在监狱里，哪里去准备洗澡水去。嵯峨浩知道婉容这个时候意识已经不清醒了，于是假装成侍女回答说：快回醇亲王府吧，皇帝等着她呢！

婉容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说:快把衣服拿来，大家也要早做准备。“好，早准备，请先用饭，吃完了就换衣服”嵯峨浩回应她。看守的士兵们看了这个场景纷纷摇头，唉，活不长咯！

1946年6月，嵯峨浩她们又要被转移到佳木斯去了，临出发前，监狱门口突然出现了一辆漂亮的马车，嵯峨浩问这是为谁准备的啊，好漂亮。

士兵回答：大概是皇后的马车吧。嵯峨浩放心了，她自己是没有资格坐马车的，她觉得婉容坐在这样漂亮的马车上，还会在佳木斯和她相遇。但是她错了，这一次分开，婉容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在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结束了她的一生，年仅39岁，尸骨无存。2006年10月，婉容以招魂形式与溥仪合葬在华龙皇家陵园。

婉容的一生，是一部时代巨变下的柔弱悲歌。她17岁入宫当皇后，对爱情的追逐与对自我的放纵既让她伤害了别人，也让她伤害了自己。有人说婉容的悲剧在于她嫁给了皇帝，爱错了人，也有人说婉容和溥仪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文绣离婚这么简单。其实，婉容之死，鸦片成瘾是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没有约束好自己。大家都经常爱错人，可是没见谁爱死了，反而是死了都要爱。

当然婉容的悲剧，并非简单的个人不幸，而是封建权力与时代机器碾压下，个人力量无法抗争的微小缩影，她不是政治的策划者，却被政治裹挟至深渊；她不是战争的制造者，却要承受战争崩塌的代价。婉容的一生如同被风吹起的纸鸢，在那政权动荡的年代，留下了对个人，对自由无声的呼唤。

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为难迫害伪满皇族，但也没有对这些人特别的进行优待，毕竟关押的犯人成分很多，有银行总裁，有大财主夫人，有日本高级军官，也有国民党头面人物，她们又能多特殊呢，事实上，还从人道的立场出发，为婉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提供了食品甚至鸦片，也为她联系亲属，以便有个安身之地。但婉容在长春的哥哥表示划清界限，拒绝接手，不得已安排她住在监狱，而福贵人李玉琴，早在1946年4月，就被送回了长春的娘家。至于嵯峨浩，在被转移到佳木斯监狱不久后，也被释放了。临释放时，监狱长表示：实在是对不起，我原以为你们协助过关东军，在宫里过奢侈生活来着，我多少是想警警众，把你们放在憋屈的地方了。你真受苦了，现在释放。

嵯峨浩说：我在佳木斯一个熟人都没有，希望能送到哈尔滨去。哈尔滨现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于是监狱长应允，雇了马车，配备了3个士兵做警卫，送嵯峨浩上路了。

7月的太阳照耀着晴空，嵯峨浩抬头看看天，又看看眼前一望无边的田野，不禁怀疑起自己真的被释放了吗。直到到达哈尔滨，3个护送她的士兵要回去了，她才确信自由了。3个士兵对浩说，你要是去向定不下了，不如就去共产党司令部去吧。嵯峨浩听了后吓得连忙摆手，不用不用，她怕又把她给扣起来。嵯峨浩经过爱国学生的引荐，被哈尔滨红十字会暂时收留。

此时，已经距离日本投降近一年的时间了，哈尔滨目前由共产党占领，国民党暗地里也派了很多的特务，特别的，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居然聘请日本人进行军事指导，余则成同志曾经就将冈村宁次秘密前往东北视察的情报公布，让吴敬中很生气：秘密前往，有TM这么秘密前往的吗。而在红十字会中，国际反战联盟中都有很多日本人的影子。已经不能单纯的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来简单的区分是敌还是友了。

嵯峨浩接下来该去哪里呢，摆在她面前的有2条路，1去北京醇亲王府，那里是溥杰的父亲，自己老公公的家，到那里应该能安定下来，但是去北京需要穿越国共对峙区，自己一个妇女又带个孩子，一路要饭过去还算好的，就怕再被哪边抓去了，别看自己现在啥也不是了，但要是当战犯那真是都抢着要。第2条路，回日本，哈尔滨的日侨已经开始遣返了，自己也可以随着遣返团回到日本，但是真要是回到日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回中国了。

嵯峨浩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媳妇，应该留在中国。可是，按照当前这个环境，中国容不下她，而且她的女儿慧生还在日本，最后决定先回日本，活着才有输出，只要活着，就一定还能来中国。

嵯峨浩这回学聪明了，化名为“滨口”，加入到遣返团中，跟着难民一起回日本，在穿过国共对峙的中间地带时，有时候睡在马棚，有时候露天过夜，不顾生死地走了两天。过了这一段，大家可以搭乘汽车了，一路颠簸着经过长春、四平、沈阳、锦州，到达了目的地葫芦岛。这时，已经是9月了。

嵯峨浩随遣返团在这里等着发无定时的遣返船，从哈尔滨出发时大家帮忙凑给的1000元钱也花光了，怎么才能挨到坐上遣返的船呢？嵯峨浩正在为这个事情头疼的时候，国民党替她想了个吃喝儿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还问什么办法呢，这都听不明白，意思是嵯峨浩又被国民党给逮了。

遣返团团长替嵯峨浩抗议：你们凭什么抢我？

国民党回答：呀，还有点男人气概，还用凭什么，我就抢你了还凭什么。

嵯峨浩就被暂时软禁起来。不过不开玩笑，国民党凭什么逮捕嵯峨浩呢？真的是什么也不凭，没有军方命令，没有上锋暗示，全凭个人判断，而抓她的人叫邹任，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在上海担任战犯管理处处长。

嵯峨浩后来才知道，这个邹少将是借逮捕之名接近她，实际上是有求于她，你别看国民党现在还有些气候，邹少将未雨绸缪，想利用嵯峨浩的日本华族背景，谋条在日本的门路。

当然，被国民党逮捕并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嵯峨浩甚至以战犯的身份在国民党的看押下，回了趟北京醇亲王府。与其说看押，不如叫保护，负责押送的副官甚至自告奋勇的去市场上替她买了礼品蛋糕。

当嵯峨浩领着嫮生敲开醇亲王府家的大门时，许多仆人都从家里迎了出来，欣喜的看着二少奶奶。醇亲王一见到嵯峨浩，眼里噙着泪对她说“你可回来啦！”“皇帝、溥杰和皇后都怎么样？”嵯峨浩把自己知道的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唯独婉容死去的事儿，没敢讲。

“浩子总算平安回来了，就住在溥杰住过的屋子吧”嵯峨浩告诉亲王，她现在正在受到拘捕，不能留下。亲王脸上顿时呱嗒下来。“既然这样，我给你拿些钱吧，我嘱咐不让士兵没收你的钱，你啥时候自由了，随时可以回来”在另一个房间好吃好好招待的士兵们保证，不收，肯定不收。

短暂的团聚很快就要分开了，亲王紧紧拉着亲孙女嫮生的手，难过的说：如果你们去了日本，怕是等到和平的时候才能回来吧。”

汽车开走了，仆人们冲着车挥手，坐在车上嵯峨浩忍不住哭了起来。短短的相聚，忽然让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长辈的关爱，兄妹的情谊，她已经在外面流浪1年了，她上次来醇亲王府，还是1941年和溥杰一起，那年载沣过60大寿，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认为她知书达礼，很懂规矩，她和溥杰还一起逛了紫禁城、颐和园，街上的小商贩们知道她是亲王的儿媳妇还会少收她的钱，每个人都冲她笑。她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温暖了。

嵯峨浩被押送到了上海，因为邹少将对嵯峨浩另有所求，所以只是软禁在松井公馆，而不是关在俘虏收容所。这就给嵯峨浩提供了诸多的便利。经过各方努力，田中彻雄冲卡抢人，冈村宁次电话协调，终于在1947年1月嵯峨浩返回了日本东京。战后的东京也是一片废墟，家园虽然没了，但是幸运的是亲人还在。这时的日本也处在最艰难的时刻，嵯峨浩的双亲靠种植西红柿、蔬菜补贴家用，嵯峨浩自己则靠教别人书画赚些日常。与此同时，嵯峨浩也在不停地打听溥杰溥仪的下落。他们现在又怎么样了，他们在苏联囚禁的生活快乐吗？

# 引渡列车

溥仪溥杰关押在苏联的疗养院里，除了适当的做些劳动外，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是娱乐时间，苏联方面觉得得让大家学习学习，不能总是天天娱乐，于是让溥杰担任讲师，溥杰戴眼镜，又读过大学，应该能胜任这个角色。讲什么呢，讲红色呗，那还能讲黄色，溥杰讲的是《联共党史》，面对这份差事溥杰想的是：让我干我就干，也不看看听的人都是些什么学生，讲了也是白讲，糊弄糊弄得了，所以平时也不备课，也不准备，等到开讲的时候，就照着书念一念。跟现在的大学老师一样。每次到讲课时间了，先等人，伪满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已经75,6了，也慢慢吞吞搬个椅子坐下来听讲，等张景惠坐好了，溥仪的侄子再去请溥仪过来听讲，以示尊卑先后，等溥仪坐好了，溥杰才开始念课本，有时候不小心念快了，不到下课点儿就把一课念完了，只好再念一遍。有一回儿，天气很热，溥杰在台上讲课时，张景惠受不了了，向溥杰嘟囔：这么热的天，怎么不放暑假？75，6岁的人还想着放暑假。

溥杰回答说：这是苏联的布置，我不好意思提议放假。张景惠听了不开心，骂了一句讲的什么玩意。溥杰便也发牢骚：大家听是应付，我讲也是敷衍，同在患难中，何必出口伤人呢？

而另一边，日本法西斯同样在开课学习，但是他们认真的多，讲师也积极，他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还提交给苏联人审核报备，有次课程宣传红色思想，讲课老师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天皇进行分析与批判，引起了公愤，课堂上学生和老师开始互骂互殴。文化课上成了体育课。

比较而言，溥杰的课讲的还是很安全的。

在苏联羁押5年后，1950年，中共和苏联交涉，要求引渡回国。溥仪之前为了能够申请永居苏联，不少向苏联方面献宝，全白给，眼看着要回去了，很失落，苏联红河子收容所所长知道溥仪肯定还藏着东西，决定临走前再狠狠敲诈一笔，怎么敲诈呢？他在引渡前一天，对这群人说：第一批回中国的人全部判了刑，比如伪满省长王子衡、曲秉善都是死刑；你们一到国境，不但个人携带物品全部没收，全部还得带上手烤脚镣；连命都保不住了，要东西有什么用呢？用这个理由，他们把溥仪的金表、金笔、荣源（婉容她爹，溥仪的老丈人，不是那个动物）的白玉鼻烟壶都骗走了，溥仪临上车时，收容所长还把溥仪皮带上的金带头扯了下来。溥仪提溜着裤子问：裤袋怎么系？所长把没头的裤袋打了个结，这不就行了吗，差球不多。

不得不说，临行前苏联人的这番说辞把大家都吓住了，不光溥仪一个人，大家都觉得回到中国，死路一条，而且越想越合理。溥仪是伪满皇帝，头号战犯，铁杆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溥杰自己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旧王朝的残渣余孽，八成也得枪毙示众。于是个个面如死灰，沉默无言。上课时骂过溥杰的张景惠，吓的连路都走不了了，让人抱着放进了来接他们的汽车。

中共派来接收他们的是辆只有两节车厢的火车，车厢的窗户都用报纸糊上。车上八路军战士全副武装，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站着笔直。

大家都上了车，战犯们坐一个车厢，接收的干部们坐另一个车厢。但是单把溥仪拎出去了，和接收的干部坐一块。

大家都落座后，八路军开始训话了：

提几个要求.服从指挥，不许违抗；上厕所不许关门；窗户上的报纸不许撕；4.发给的饭盒不许仍；。。。。

溥杰听了后，送了口气，他以为这些官员见了他们那不得先骂一顿吗，结果没挨骂，很开心，而且并没有给他们戴上手烤脚镣；可是溥仪跟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单拎出去了，紧张的要死，一听训话的内容全都是不许，那最后的意思不就是不许活吗，等到天黑，溥仪终于崩溃了，开始喊起来，说自己信佛，不杀生，根本没害过人，那边车厢坐的那几个大臣，思想反动，坏事做尽，居然敢骂斯大林。溥仪一时半会儿还没倒过时差来，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可以骂斯大林的。负责押送的人对溥仪进行安抚，但是根本不起作用，于是到另一节车厢，来让溥杰去帮忙做做工作。

溥杰过去了，也不知道当着押送干部的面，该劝些什么，但是不说话又显得没用。于是，灵光一闪，跟溥仪说：听从指挥，不许违抗；上厕所不许关门；窗户上的报纸不许撕；4.发给的饭盒不许仍；把刚才训过的话复述了一遍。你别说，真有效果，溥仪听后冷静了下来。

其实溥仪能看见溥杰，效果就起到了，说什么并不重要，大家给溥仪腾出地方来，让他躺一会儿，他已经连着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渐渐的睡着了。

等溥仪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溥仪一睁眼就看到了昨天晚上他检举的那几个大臣，都好端端的坐在呢，溥仪信佛，信因果，他想起冤鬼索命的故事来，赶忙去向那些大臣们一一磕头，请求原谅。这一出戏，把大家都搞清醒了。

接收的干部里，有个叫蓝中玉的，是溥杰在伪满洲国当连长时的学生，溥杰认识他。那时候学生们搞反满抗日运动，被日本人抓去了十几个学生。日本人问溥杰意见，溥杰并没有设法营救，反而指示严办。这些学生后来被开除了学籍，有的学生走投无路，甚至卧轨自杀。蓝中玉就是当时的学生之一。溥杰不敢认他，他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落到人家的手里。

蓝中玉作为接收的干部，在车厢里来回巡视，时刻关注大家的状态。但是一过溥杰身边，溥杰就这样，脸朝这边，回来的时候，溥杰就脸朝这边，假装没看见，行回避之礼。

蓝中玉来回这么试了几次，溥杰都这样，蓝中玉就冲溥杰过来了，

“你有病吧”

“没病，没病”溥杰说。

“要不要找医生看看”

“不用不用”

“你是害怕了吧？”

“不怕，不怕，不怕”实际上溥杰怕的要死。

“不要怕，解放军对俘虏宽大政策，老实交代，会有出路的”溥杰闭上眼睛，低着头，没说话。蓝中玉看到溥杰这样，站了会儿走了。

后来，蓝中玉又借故过来找溥杰聊天，溥杰渐渐的也放松了下来。蓝中玉问：你认识我吗？

溥杰说：怎么不认识？你不是蓝中玉吗？我现在是犯人，你是干部，我不敢攀认你。说的很委婉，也很避重就轻。

这个时候蓝中玉笑了起来，他说：你当过连长，是事实，好好改造，前途还是光明的。

溥杰听了后感动的要哭了，蓝中玉没有追究以前的事儿，甚至还开导他，溥杰好像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温暖。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开到沈阳停了下来，这时候上来一队，说：天气太热，安排年纪大的人下车休息，然后拿出纸条念名字：溥仪、张景惠.....；溥仪听到自己的名字后，脸色煞白，说是年纪大的人，实际上点名下车的都是伪满洲国的头面人物，溥仪哪里算年纪大的人呢。而且下车休息，休息还需要下车吗？这些借口我听的太多了，说是去洗澡，实际上是毒气弹，说是去照相，实际上是去打枪，说是去看你家会翻跟头的猫，说是去休息，八成就是要枪毙。溥仪下车后，拉着他的侄子的手径直往前走，边走边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

溥杰还在车上，没被叫下去，溥杰心想，自己应该是第二轮。

溥仪被拉到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的桌上摆了水果点心，溥仪判断这里应该是个简易法庭，然后拿起一个苹果就往嘴里塞，边吃边往口袋装，怕自己当了饿死鬼。

一会儿进来了一个魁梧的男人，看派头是个大官，开始训话。说的是什么呢？没记住，因为他说的是陕北方言，听不太懂。

溥仪哪管他在说什么，硬塞了2个苹果后，把手一摊，不吃了，太TM酸了，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对着正在讲话的大官说：别整着没用的了，上路吧。

讲话的人愣了，反应了一下后，喊了一声，“小张，你来给他们讲讲吧”

小张这个时候进来了，这个小张，不是别人，是张景惠的小儿子，和大家一起在苏联关押过，只不过被提前释放回来了，他现在穿着八路军军装，变成战士了。

他的出现，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原来，溥仪在列车上的表现早就通过电话反馈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东北的领导进行安抚工作，所以才安排了这次见面。

而被溥仪打断尴尬在台上的大官，正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

溥仪他们又被送回了火车，这次回来的他自信起来了，大家看他活着回来了稍微松了口气，溥仪叼着刚才装的烟卷对大家说：你们知道我们刚才出去干什么去了吗？众人说，知道知道。你知道个屁；你知道是谁接见的我吗？众人说知道知道，你知道个屁。你知道咱们现在要去哪吗？知道知道，你知道个屁。溥仪一五一十的把这路上的经过告诉大家，还把自己准备上路装的糖块分给大家，明确了，不杀人，共产党说，多杀一个没好处，少杀一个没坏处，还告诉大家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旅顺。这时候大家问他，去旅顺干什么呢？溥仪答不上来了，刚才光顾着吃苹果，忘了问了；伪满大臣吃着糖块，心里美滋滋的想着估计也是送去疗养，抚顺有疗养院，自己以前听说过；一旁的溥杰冷笑了一声，你们是肉吃多了吧，怎么可能疗养，八成是送到煤矿挖煤。

事实上，他们既没被送去疗养，也没去挖煤，而是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战犯管理所，虽然大家都是战犯，但是待遇还是不一样的，溥仪和张景惠吃细粮小灶，有肉；溥杰吃中灶，两菜一汤；其他人吃大灶高粱米饭、大白菜炖豆腐；每天有15-20分钟的放风时间，每个人都编了号，替代名字，平时会参加劳动，比如收白菜，编草帘，糊纸盒，种菜，抬筐什么的。

日子就这么过了3年，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党和政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着手处理这帮战犯了。

怎么个处理办法呢？经常被处理的人应该都知道。一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代吧。

溥杰和他的侄子们这些人说白了，都是跟溥仪混的，要交代问题，交代的也是溥仪的问题。

溥仪的侄子，这个诚实的孩子，就把溥仪手提箱里藏宝的事儿告上去了。

管理所领导知道后，不动声色，说别人揭发出来，面上不好看，还是启发启发，让溥仪自己交代吧。

溥仪手提箱藏宝的事儿是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的最核心的秘密，当时检查行李又不用X光，而且说实话不论去苏联还是回国，私人物品都会还给他们，所以宝贝仍然藏在箱子里没被发现。这种隐秘的情况下，启发溥仪这件事该怎么开头呢？

有一天侄子趁着拿勺子给溥仪分菜的时候，趁机递了块纸，写着“藏在箱底的东西，坦白没？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溥仪晚上睡觉借口上厕所看了条后，立刻扔到坑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而其实管教正在暗处盯着这一切。

过了两三天，侄子又在分菜的时候递了个条：“您考虑的怎么样了？你不谈，我们就要替你谈了”

溥仪陷于痛苦的思想斗争中，这点东西，他带到苏联又带回来，是他后半辈子的本钱。把这点东西上交了，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侄子真的是太可爱了啊。

溥仪还在犹豫中，所里领导突然来问溥杰了，开宗明义“你哥哥在苏联带过来什么财产？你清不清楚？苏联搜查过这些财产没有”

溥杰当下明白，暴露了，回答说：“可能有，可能在他的那个箱子里，详细的你可以问问我的侄子，他们清楚”。溥杰跟所里领导谈完话回来，思前想后，决定赶紧写了个材料，揭发溥仪箱子里有东西。

过了几天，所里开坦白会，溥仪上台发言，他终于松口了，说：自己愿意主动交出宝物，希望政府宽大处理。这时候一旁听讲的侄子突然站起来指着他说：你怎么不说我给你递条子的事儿呢？这侄子，真的是太可爱了哈。

溥仪顿时结结巴巴，手忙脚乱的说：是的，是的，我这不正要说是你启发我的，还没到呢，还没到呢。

会议结束后，所方认为溥仪主动坦白，决定不给处分，宝贝代为保存。

这些珍宝共计468件，文物价值很高，基本上都是最精品的，甚至包括康熙年间的田黄石玉玺，价值连城。这套玉玺，共三枚，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 远方来信

时间来到了1954年，所长把溥杰叫到办公室，问他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溥杰说，不想。当然了，也只是嘴上说不想。所长说想的话，可以写封信，所里允许和家属通信了。说着递给溥杰一封信，这封信是溥杰的大女儿慧生亲手写给周恩来总理的，周恩来把这封信转给了溥杰。信上是这么写的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

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

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

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溥杰读着读着，哭出了声，溥杰在监狱里关了9年了，嵯峨浩已经自己把孩子养大了，慧生今年16岁。

溥杰可以和妻女通信后，生活变得充实了，有奔头了，他的女儿慧生正在读中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说以后新中国建设需要这样的人，她跟溥杰征求学习的意见，说她大学想学习哲学，当然也会向他透露少女的秘密：她有个喜欢的男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

溥杰觉得虽然自己是父亲，但是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尽过父亲的责任，实在是没什么资格答复这种问题，于是回信说，学习什么科目都可以，尊重你本人的意见，而关于恋爱的事儿，自己不了解情况，希望她按照母亲嵯峨浩的意思办。

不光溥杰自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都可以和家属通信了。溥仪也想给家属通信，不过溥仪的家属也大都跟着他在监狱，不知道该写给谁，所方考虑到这点，说可以帮助找到李玉琴。李玉琴，也就是福贵人，她当初和婉容一起被溥仪留在大栗子山，后来回到了长春娘家。

李玉琴入宫的时候才15岁，是个小孩儿，溥仪常来看她，给她买玩具，做花衣裳，豆蔻年华，非常的纯真，在李玉琴眼中，溥仪是她的初恋情人，心中偶像。无论多么艰难，都没有动摇她等溥仪的信念。到今天已经10年了，期间呢溥仪的堂兄溥修收留过她，皇族大多数破落了，她寄人篱下过了几年苦日子，就又回到娘家去了，她也试图找过溥仪，但是能力和背景有限，一无所获，现在的李玉琴生活在长春。

溥仪试探的给李玉琴写了封信，开头“我亲爱的玉琴”李玉琴很快回信了“亲爱的溥仪：”，李玉琴在信中甚至提出想亲自去抚顺看望溥仪。

溥仪请示管理所，获得批准，于是回信请她来。十几天后，福贵人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溥仪再看到李玉琴：当年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美丽的妇女了。和在报纸和画册上看到的青年女工一样，脸上没有了稚气与娇态。李玉琴还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就像遥远的妻子探望丈夫一样。

而李玉琴的感受恰恰和溥仪相反：当她第一次看到溥仪，简直认不出来了，分开时，溥仪39岁，风华正茂，气度不凡，现在将近50岁，头发都白了！记忆中的他是皇上，了不起的人，现在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高不可攀的仪表了。眼前的这个老头真是个犯人的样子。

这不见吧，思念还能永远埋在心中，一见吧，李玉琴十年的心中偶像、精神支柱坍塌了。尽管如此，李玉琴还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内5次去抚顺探望溥仪。李玉琴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只能找人借钱，吃住买东西，都是不小的开支，关键是每次见面，只能和溥仪谈一会儿，溥仪在那个场合，又总是在认罪忏悔，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次数多了，搞的李玉琴的压力很大。

而溥仪找到感觉了，并且感觉好极了。溥仪回忆：第一次见面起，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1956年春天降临时，我感受到了春天，妻子的爱情，就是我的春天。而且李玉琴在给溥仪的信中说要和溥仪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让溥仪憧憬不已。

不仅如此，1955年3月，有一天溥仪溥杰两兄弟突然被要求换上最好的衣裳，赶紧到办公室去，哥俩儿去的路上心里边犯嘀咕呢，这怎么突然被约谈呢，又犯错误了吗？

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带肩章的人。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

溥杰认出来了，哇，这都是报纸新闻杂志上印的人，一个是贺龙元帅，另一个是聂荣臻元帅。

贺龙问溥仪：你在这里，和以前当皇帝时候比，吃的东西哪里的好吃？

这简直是道送命题，溥仪说：这儿的好吃，我以前吃的虽然是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什么味儿，在这里，2两的包子一顿能吃6个。溥仪看上去好像有谄媚的意思，不过其实也对，他当皇帝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而且还吃素念佛，8年前吃过的饭现在问你什么味道，你还记得吗？

贺龙点点头，转头问溥杰：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嵯峨浩怎么样？

溥杰心中一惊，元帅竟然知道嵯峨浩，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老实交代：说和家里边都通信了，嵯峨浩在日本时间长了，生活也惯了，以后呢就在日本了。

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滴，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临末儿，贺龙敲着烟斗，最后和溥仪溥杰兄弟俩说：不要光认罪，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你们将来是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的。

谈话完毕，溥仪溥杰兄弟俩并排走在回去的路上，贺龙刚在讲的话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耳边，哥俩儿默不作声的往前走，临分别时，溥仪转身问了溥杰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

溥杰：哥，咱俩在这儿关6年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6年了，你问我什么是社会主义。

其实溥仪的意思不是在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在问那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不是他们有被释放的可能。

不过哥俩随后又觉得自己异想天开了，但是还是很激动的。

1956年3月，也就是第二年，又有人来看，溥仪溥杰又把最好的衣裳穿上，去了会议室，一看，来的人是自己的叔叔载涛。

载涛告诉他们说：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的，原来载涛当上了弼马温，实际上是后勤马政部顾问，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前的人大会议上，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介绍载涛，说他是光绪的弟弟，溥仪的哥哥，不是不是，叔叔。载涛急忙表示跟溥仪已经登报纸，宣布脱离关系，划清界限了。

毛主席说：我们消灭的是剥削阶级，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应该关心关心溥仪，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们可以去看看溥仪。

就这样，载涛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安排，来到了抚顺。同时也告诉了溥仪，他和溥杰的爸爸，载沣，5年前病逝了。溥仪听说爸爸死了，不感觉意外，可还是留下了眼泪。

一切都在向前走，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前进，溥仪溥杰的改造工作也越来越见成效。

“人是可以改变的”贺龙元帅安慰溥杰的话没想到首先在溥仪这边生效了。

1956年12月，李玉琴第6次来到抚顺看望溥仪，但是这次她正式向溥仪提出离婚，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要离婚呢？理由一是年龄差距大，兴趣不合。二当年的结合并非自愿。

其实李玉琴早在1946年时就与溥仪离过婚，当时她和嵯峨浩、婉容她们一起被共产党俘虏，李玉琴正是因为写了与溥仪脱离关系的离婚声明，才被释放回家的。当然，这件事情可以归结为情势所迫，未必算数，而且后来，李玉琴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为溥仪守节，要等康德回来”，并当着皇族家属的面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声称永远忠于皇帝。

那怎么又提出要离婚呢，现在的李玉琴啊不一样了，她呢经过长春市政协的过问，被安排到市图书馆工作，按职称说属于干部，职位比较理想，社会地位也受人尊重。按说职业解决了，就可以安心等溥仪了，可是李玉琴今年才28岁，这么些年过去了才28，10年前，那才18,20年前，那才8岁，30年前，那还没她呢，我们不再算这些数了，总之现在的她，风华正好，前途光明，有这么个监狱服刑的战犯丈夫，难免会受到区别对待。毕竟溥仪的亲叔叔都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了。

所方领导知道李玉琴的来意，坚决不同意李玉琴的离婚请求，理由是不利于溥仪改造。李玉琴问：你们叫我等溥仪，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释放溥仪？

这个问题，管理所的领导十分恼火，第一，李玉琴的态度像是在质疑，在逼迫，甚至是挑衅；第二，管理所自己也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

而溥仪自己，得知李玉琴是来跟他离婚的，当时就哭了，他一再恳求，亲爱的玉琴，别啊别，别啊别，但是李玉琴去意已决。溥仪哭着问他曾经的福贵人，说离婚以后你还能来看我吗？李玉琴保证，以后还来看他，像兄妹那样相处。溥仪抹抹眼泪，最后还是答应了。

溥仪自己去跟管理所的领导沟通，说自己确实是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为了李玉琴今后的幸福，希望所方批准离婚。

所领导见溥仪来求情，也没有什么可阻拦的了，顿了顿，说好吧，“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专业离婚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涉及离婚， 就有2个问题，1，财产分割问题，2，子女抚养问题；溥仪的珍宝存在战犯管理所，他表态这些都是剥削所得，上交给国家，除此以外，溥仪一无所有；因此财产不用分割，没财产；而子女抚养，俩人也没有孩子，也不用分割。于是1957年，法院判决两人离婚。李玉琴看望溥仪借来的路费，转由溥仪承担。

溥仪又成了孤家寡人了，50岁的溥仪，刚知道什么叫恋爱，就很快又知道了什么叫做失恋。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些年，从一个生活不能自理，洗脸刷牙穿衣服都不用自己动手的特权皇帝，已经转变成会为别人着想，成全别人幸福的普通人了。李玉琴与溥仪离婚的第二年就再婚了，并育有一子。

而溥仪也化悲痛为力量，深刻的反省自己过去勾结帝国主义，当日寇走狗，帮助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给祖国带来空前灾难的错误行为，倾注巨大心力，在别人帮助下，写下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每一个读者都被溥仪的经历所吸引，为他大胆的揭露和真诚的忏悔而感动，这部书是溥仪留给20世纪中国长久流传的精神遗产。

同样是在1957年，溥杰和溥仪一样，也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溥仪这个事儿说破天，充其量就是跑了个老婆，而溥杰则永远失去了他最爱的女儿慧生。

和慧生谈恋爱的日本男青年名叫大久保，是个SB，他第一年追求慧生不成，剃成了光头到寺庙里修行说要放下，等修行完毕后，第二年头发长出来，就又爱上了慧生。

而慧生并不喜欢他，但是当慧生和别的男生稍亲近些时，大久保就会威胁慧生，说一些类似为什么那么亲近，再亲近就把你和那个家伙都杀了！之类的话。

慧生为此找过高年级的同学以及大久保的宿舍长表明过态度，但是大家都明白大久保的性格，控制欲太强，不敢把他激怒，只能劝慧生用委婉的方式安抚大久保的狂热，为此也让慧生很烦恼。

出事那天早上，慧生像往常一样从家里笑着出门上学，但是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等发现时，已经是几天后在日本天城山，她和大久保两人已经中枪死亡了。

外界一般认为，两个人是殉情，说嵯峨浩希望慧生嫁给中国人，不同意她和日本人交往，所以酿成了这场悲剧，包括溥杰在自传里也是这么写的。

但是据嵯峨浩说，慧生应该是受胁迫被杀的。理由呢，第一慧生是个乖孩子，不会做这么冲动的事儿；第二，娘俩关系很好，即使是在谈恋爱，也不会瞒着，而嵯峨浩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大久保这个人。第三，慧生制定了本月详细的学习计划，没有丝毫安排后事的打算。

所以到底是真心的殉情还是单方面的情杀，成为一桩悬案。

唯一确定的是，慧生确实死了，因为不喘气了。那年，她刚好十八岁。

慧生的死，对嵯峨浩和溥杰都造成很大的伤害，嵯峨浩很难过，终日以泪洗面，后来听朋友劝她，说写作可以暂时忘却悲伤。

为了恢复以前的状态，为了缅怀慧生，嵯峨浩开始写作，当她写到全家欢聚的时候，下笔如注，但是一写到慧生，常常几日原封不动，悲伤的难以下笔。嵯峨浩在1945~47两年间，基本上一直不停的在监狱里轮转度日，吃了很多苦，甚至直接面对过战争与死亡，但是这些比起慧生的去世而言，算不了什么。

嵯峨浩写成的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流浪的王妃》

# 燕子飞来

来，让我们从悲伤回过来，溥仪溥杰两兄弟现在还在冰箱里关着呢。

1959年9月18日，管理所的广播按时响起来了，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在建国10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毛主席说：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新的机会。

战犯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欢心，并纷纷猜测，谁会被特赦，溥仪会被特赦吗？

大家认为溥仪最不可能被赦免，他是伪满的皇帝，裁可了无数的法律法规，不仅不该赦免，反而应该判决死刑，哪怕不死刑，也会被关到死。但是实际上最可能被特赦的恰恰是溥仪，喻大华老师认为溥仪有三点可以从宽的客观情节：

第1.溥仪没有直接血债，他所在的位置与权限不支持他犯下直接错误，特别的，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信佛吃素，不杀生，哪怕是最让他无法原谅的随从都没有领盒饭，反而给了点封口费，开除了事儿；

第2，不是溥仪请来了日本侵略者，也不是他把东三省沦为了殖民地，给东北人民带来苦难的施暴者是日本侵略者，溥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很多时候，他都自身难保，他派自己的亲信去日本军校学习，学成归来后，全被关东军征用，没有一个归自己管，他的妹夫万嘉熙在禁卫军中任职，军衔是中尉，溥仪自己名义上是满洲国的陆海军大元帅，于是就跟负责的军官说让提拔自己的妹夫为中校。日本人认为溥仪干预军事，居心叵测，不光没有提拔，还下令把万嘉熙调到热河前线去当炮灰，溥仪后来再也不派亲信去日本学习了，已经去了还没毕业的赶紧让退学别念了，就怕再给送到前线；

第3.溥仪的身份特殊，他不光在伪满洲国担任皇帝，同时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改造这样的一个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意义非凡。

党中央充分考虑到了溥仪的情况，拍板决定首批特赦十人，第一名就是溥仪。

溥仪对自己被特赦表现的相对冷静，因为特赦对战犯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亲人团聚。溥仪父母都不在世了，无儿无女，老婆死的死离的离，一个不剩，自己无家可归，在战犯管理所里还有吃有穿有住，也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所以他还犹豫了。但是赦免他意味着他自由了，这些年的改造被认可了，所以还是渴望的，就是理性点而已。

特赦名单里，没有溥杰，溥杰很难过，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溥仪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和溥杰告别。

他跟溥杰说：两弟，我要离开了，真不放心你啊，我想你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给你找个老婆呢，就是让你紧紧跟着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哪怕你放出去了，也要和她离婚，表明你的立场；我这次出去，孤身一人，妻子死的死，离的离，我只有紧跟共产党，才有路可走；我到社会上，无依无靠，就靠自己劳动生活了。

溥杰听了溥仪的话，很激动，真是离婚让人上瘾啊，撺掇起我来了，溥杰说：我和你一样，特赦出去也是孤身一人，浩能不能来中国，来不来中国还不一定；我也必须依靠党，走社会主义路，也得靠双手凭劳动养活自己。但是第一个问题，兄弟我实在是不能同意，我俩虽然靠日本军阀包办，但是感情是真的，浩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也听我的话，我可以影响浩，我俩可以一起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溥仪听溥杰这么一说，也没再反驳。第二天溥杰挥泪送别了溥仪。管理所接收了溥仪上交的珍宝，把空皮箱还给了他，同时留给他一块金怀表，怕他总找别人问点儿。溥仪走出管理所的大门，深深的吸了口满是煤烟味儿的空气，就是这个味儿。然后融入人群中。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令到了。法院派过来的代表在台上高声诵读“罪犯爱新觉罗·溥杰，男性，五十三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溥杰在台下泪流满面，老泪纵横，说的什么呀这是，说的什么这是，他激动的听不清法院代表在读些什么了。溥杰也要离开了，他又看了遍住过的监舍，侍弄的花草，喂过的猪，蹲过的厕所。

管理人员跟溥杰亲切的告别：以后常来住啊！

溥杰忙摆手：不不不不，不来了不来了，改好了改好了。

溥杰回家了，见到了他的弟弟妹妹，他们有的是小学教师，有的是缝纫工人，有的是画家，溥仪则经过周总理过问，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劳动，溥杰自己也受到周总理接见，安排在景山公园劳动，曾经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地位。

除此以外，周总理还关心哥俩儿的生活问题。1961年2月，北京市委统战部召集他们一大家子商讨溥杰和嵯峨浩团聚的问题。

弟弟妹妹表态，兄嫂应该团聚，溥杰心中很宽慰，哥没白疼你们。

溥仪极力反对，没人疼哥呀。

十天后，周总理又请大伙儿，上他家唠一唠。

快过年了，总理请大家一起过年，为此专门沏上了碧螺春。

总理说：今天请你们一起来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她的夫人回家团聚呢？

没人回答，冷场了，弟弟妹妹的小眼神齐刷刷的看向了溥仪。溥杰看着桌上的饺子，溥仪看着手里的碧螺春。

总理看大家不出声，又放话了：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说。

溥仪没法躲了，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我不同意浩回来，日本人战败了，日本人包办的政治婚姻也应该解体了。

总理听了后，转身问别人：其他人呢？

四弟这时候说：我欢迎嫂子回来，他们夫妻有感情，我们不应该拆散他们；

七妹随后也补充道：我觉得让嫂子回来没有关系，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她回来，至于思想情况，回中国会慢慢适应的。随后大家都逐渐发表意见，赞成浩回来，身为叔叔的载涛也赞成回来。

全场就溥仪一个人不同意，形式看来对溥杰相当有利，但是溥仪看上去势单力薄，无疑他的立场最重要。别人再同意，也不作数的。

周总理见状，意识到还差些火候，没到位，得上硬菜了。于是，把收藏的茅台酒拿出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桌饭吃的人晕晕乎乎的。

然后总理突然又提起话头：今天请你们一起来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她的夫人回家团聚呢？

大家都愣了，这段词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呢？

总理接着说：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说。

溥仪一下子明白什么意思了，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浩子回来，日本人已经战败了，婚姻可以继续了。

总理这个时候说话了：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人呢，人是可以改变的嘛。（听到这句话，溥仪脸红了）

我们把嵯峨浩接过来，2个可能，1个她和溥杰生活的很好，建立起美好的家庭；另一个是很失望，那就再让她回去，来去自由。她是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就理解，大家要有耐心，要多接触，不要有顾虑。

接见结束，大家从西花厅出来，分头送回各自的家。溥杰在整个接见的过程中，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好像所有的话都是替他说的。溥杰到家后，给嵯峨浩写了封信：我们可以团聚了，即使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

这封信，寄给了嵯峨浩。事实上，周总理早就派人和嵯峨浩联系过了，没得到应允的话是不会徒劳去做溥仪的工作的。浩已经有了充分的回国准备，信寄到的时刻就是她动身的时刻。

1961年5月，嵯峨浩启程，当时的中、日还没有建交，不能直航。溥杰提前半个月早早就坐上火车去了广州，嵯峨浩从东京搭乘飞机飞往香港，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她相信，不论从哪里出发，溥杰一定会在她能去到的地方等着她。

列车缓缓的驶入，旅客们从车厢下来涌向站台出口，在来往熙攘的人流中，溥杰一下就认出了嵯峨浩，她穿着黑织锦的中国旗袍，额头上也添了几条皱纹，胸前捧着一个盖着布的盒子。她把慧生也带回来了。

俩人一见面，说不出话来，嵯峨浩先开了口，她微微欠了欠身子，喃喃的说：我对不起你...然后声音就哽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溥杰接过盒子，就像突然又抱起了5,6岁时的慧生。这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喊他“爸爸”；溥杰一回头，看见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原来是嫮生，她今年21岁了，也已经长大了。一家3口就这样挽着胳膊，沿着轨道往前走，这16年漫长潮湿的岁月终于结束了。

在北京护国寺街52号，是他们的新家，院子里嵯峨浩种了很多花草和树木，特别的，留出一块儿地儿种上了紫苏，原来溥仪喜欢吃用鸡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苏叶子，他现在敢吃嵯峨浩做的饭菜了。

溥仪说：过去我一直把浩当成日本间谍了，实在是对不起。

1975年，溥杰和嵯峨浩一起访问日本，在面对日本记者采访时，溥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日本并不陌生，30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家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国。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亲访友，但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国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胸突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浩和溥杰俩人过着宁静的生活，1980年，嵯峨浩得了肾病，在北京友谊医院透析治疗，1987年病情愈来愈重，溥杰每天都在医院陪她，也预感的浩剩下的时日不多了，一天夜里，嵯峨浩拉着溥杰的手说：我有一句话和你讲，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

1987年6月20日，嵯峨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终年73岁。她23岁时远隔千里，跨越重洋，嫁给了溥杰，自此，对于这份感情，不论贫穷与富足，病痛与康健，春花与秋实，逆境还是顺境，她都做到了四个字，坚贞不渝。我个人非常欣慰溥杰能在年长嵯峨浩7岁的前提下，陪伴她完整走完了余生，不枉她在等了他16年后，又放弃日本优渥的生活条件，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和他并肩面对生活的风雨与阳光。她，用纯真善良的一生告诉我们：跨越国界与意识形态的理解与宽容，是个人乃至民族走向和解的基石。

嵯峨浩去世后，溥杰时常想起千叶漫步的海边，护国寺游玩的大街，市场小贩的笑脸，他在心里一遍遍默默的念着，我的浩儿啊，我的浩啊。

浩夫人逝世5周年，溥杰应邀去日本参加纪念仪式。临出发前，他突然交代：浩和慧生的骨灰一半留在日本爱新觉罗神社里，一半在护国寺的家里。我将来要是死了，骨灰的一半也要送到日本，和她们一起；另一半随便扔哪里算了。

1994年2月28日，溥杰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好了，皇帝与妃的故事终于讲完了。我们既因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感动，也因他们的人生经历而感叹。在最后我想再多讲一点：

溥杰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曾有记者问他对日本天皇制度的看法，他回答说这是日本国自己的问题，我不好说什么；

紧接着，记者又问那你对清朝的皇帝制度呢，这个问题很尖锐，如果问的是我们这种泥腿子，爱怎么看怎么看，我又不是皇帝，选也选不到我，可溥杰不一样，人家可是正统的清朝皇室，他是这么回答的：历史是在前进的，清王朝完结了。我们只能迎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绝不能开倒车。如果我想恢复清朝的话，一定会受到群众的反对，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和溥仪都是一点污水，早被晒干了，我们已经融入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一部分了。

而关于中日间的关系，溥杰在自传中这样写到：“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国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

30年又过去了，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又能不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受到些新的启发呢？

2025.8.7. 22:22